



肅宗

李光弼斬御史崔衆

論曰將帥專閫外之事不行法不尚威固難以立功然行法尚威止以制服部下將士使一聽吾令盡力於事也若天子遣使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自戮之則置朝廷於何地况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為將帥者固當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未張安得為強橫之態以輕朝廷耶崔衆奉詔交兵驕慢將帥此固有罪奈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注將帥無不從之理天子從之



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二事俱濟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朝廷召任其人堅拒王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強橫之甚矣且穰苴之斬監軍以苴起卑下未為將士信服故請君之寵臣監軍因其有犯而行法立威以濟國事非已有所忿也光弼受將帥之任功效已著威名已高不待戮衆而三軍信服矣况衆為御史奉朝命交兵又非監軍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而行法至有斬宰相之語豈非強橫之態也將帥之臣遇朝廷微弱強橫自恣此固跋扈者常事耳光弼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

體忿而不思也光弼將帥之才傑出於平時賊之功高於諸將晚為讒人所間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強橫之態也惜哉

賊陷睢陽害張巡

論曰宰相舉事繫天下利害常盡大公之心尚慮智謀不周或至敗事况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為相也與賀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風憲之威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為都將亦兼大夫均其官使不為下此宰相乘不平之氣舉事爾遂使睢陽危迫而進明不救忠賢數人為賊所害軍

民之衆罹其荼毒或曰賀蘭進明好進之人巡遠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人意雖無許叔冀爭權未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繫房瑄之過也荅曰進明先授攝御史大夫不滿其意遂極言排瑄交憾愈深此固好進之人及帥河南權任甚重瑄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擇賢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叔冀一狡險人為都將復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相下爾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好進於巡遠功名無不嫉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

石者必動心進明亦非公然凶狠不知情義者安得絕無救意豈非有憚而然耶或曰韓愈作張巡傳後叙止言進明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已之上不肯出師不言叔冀事荅曰愈敘張巡事以李翰所作傳尚有遺落據汴徐間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傳當時事又豈能窺進明之情況愈所書止曰遺事故不盡其本末唐史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此事尤足證明則房瑄挾怨用人致睢陽陷沒頗為得實嗟夫瑄以時名作相不能立大功輔大業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挾怨用人致敗國事則瑄之流落以

沒非不幸也後之為相者戒之

烏承恩為史思明所害

論曰李光弼謀史思明事何不度事機不顧國體之甚思明為祿山逆黨罪不容誅但能從耿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安慶緒之黨表歸順之節天子命之節師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叛之迹何遽遺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險詐之情必不可留亦湏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心赫然命將誅之示天下去惡之法何至方降國命之際乃遺人為之副介使潛結部曲圖之此豈國體也况河北殘寇尚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為向背之計思明既以歸順被寵隨而圖之使叛者決其計此又豈事機也使思明復叛大亂西河毒生民敗王師凶勢之盛數年始平由茲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乃如是之失後之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九節度使討安慶緒

論曰用師不立統帥固鮮成功又况內臣監其事也慶緒反於東都兇勢已去雖有衆數萬尚據相州人心賊氣不同前日一子儀一光弼討之沛然有餘力

何必二帥並命既以二帥俱元勳難於相統故不立元帥雖失用帥之法別無維制猶可成功何至假魚朝恩觀軍容宣慰之名朝恩內臣天子所親信者也天子親信之臣而觀軍容且復宣慰是主一時之事也既主其事必有預謀畫作恩威取功名之意然子儀光弼以元勳自任必不曲從也諸鎮之將觀其勢肯不附託乎肯無畏避乎他將各自為謀子儀光弼盡力於事命令不能制於衆矣措置如是欲不敗不可得也故數月間不能平定殘寇九鎮之師卒潰而歸河南之民大罹其毒由茲措置之失也

李峴降蜀州刺史

論曰肅宗逐李峴不唯為內臣所制亦昏暗然也峴之名德為時信重作相未踰月謀論風采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姦回致崔伯陽等無罪譴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捉殺馬坊卒非兇暴之甚安敢行法李輔國言卒之寃伯陽等按覆之具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不言其寃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言但憑若虛姦奏豈非為輔國所制既枉逐正人宰相辯之復以為累且對侍臣言峴專權逐之遠郡獨為寬法是果不能辯曲直察枉正昏暗之甚也輔國

一闖人以護從微勞寵用過分遂致強橫撓亂國法
公卿百官承附者衆峴既為相首論其狀輔國尋讓任
用雖出忿意是亦知懼也一闖人強橫天子不能制
大臣不敢忤賢者作相首挫其鋒若任之歲時必能
制其姦惡不至於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
以為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至大惡噫肅宗
中興之主也以過寵內臣遂昏惰至此惜哉

代宗

僕固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

論曰僕固懷恩留賊將之降者分帥河北以為已援

此固不忠之罪然觀其情有所憚而為之也肅宗寵
信內臣為將帥之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
勲厚德天下瞻望但不與魚朝恩相協為其讒間遂
罷兵權李光弼戰伐盡力勳有奇功才謀忠勇冠於
諸將亦為朝恩所撓致有敗衄懷恩前從子儀知其
事矣後事光弼憚其嚴而不附遂與朝恩協議以敗
其功又施其計矣以李郭之功不能固其權任况他
帥乎又觀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輩用事於內甚於
朝恩來瑱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而殺
此懷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無

所憚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內死
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已乎大盜而存
其餘孽是必有所憚而然爾人主任將帥使之盡忠
有常道矣駕御之術賞罰之典固不可失機會能不
容權倖之人間其恩沮其謀使內有所憚外無所撓
天下有事即當入任而無他憂天下無事則苟眷寵
而不衰替則盡忠者衆矣肅代皆寵內臣過厚待將
相不至使懷恩猜貳自為身謀狡計一生河北非天
子有矣

顏真卿降峽州

論曰君之逐臣也或自己其過或為人所言自見其
過必無忌心可矣為人所言尤當觀其狀察其情也
顏真卿立朝議論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
私黨惡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咨宰相而後上
聞真卿極論其事以謂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
中外傳布稱真卿言為當故載深銜之因真卿攝祭
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遂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
器不修衆所共見况繫有司之事言之豈為誹謗哉
代宗雖非英睿之主亦非昏庸真卿之賢理宜知之
載怨真卿之情理宜察之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真卿

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乎代宗行事素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寬之為害也如此夫君之為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代宗不遵是道故元載積惡真卿不容於立朝大曆之政法度廢弛由此致也

李寶臣為馬承倩所辱復叛

論曰天子遣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識之人惡可充其任况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扈之勢久矣一有奉詔立功者遣使撫勞

尤在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可乎河北自天寶末為賊所據至寶應中始平之僕固懷恩奏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遂擁強兵署置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叛為安不能制馭也大曆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与之有隙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与李正己破承嗣之衆擒其將歸之京師是讎怨已深功效已著此天賜之機使唐統制河北也於是時朝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厚禮安之正言諭之則前日桀黠

之心必盡變今日已成之效必盡力乘勝破滅承嗣
魏博自歸朝廷命賢帥守之寶臣正己自以有功於
國各荷恩獎欲不效順不可得也苟復跋扈必有一
先動者別帥討之尤易為力豈非天使唐統制河北
之機耶今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高會不
待進發故恩賞天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官馬
承倩宣勞寶臣尤見貪愚之人不知廉耻不識事宜
寶臣遺之百鍊承倩詬罵擲于道中寶臣慙怒復與承
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盡力於是玩養承嗣朝廷不能
制不數年河北叛亂遂成橫流之勢則天子任使內

臣可不鑒哉

李栖筠卒

論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故所用或不賢
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
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其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曆
六年代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為御史大夫使制之
自是數年栖筠雖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
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御史大夫主風憲權固不侔
况載內結倖臣外植姦黨使栖筠並相守道寡援尚
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其賢胡不

罷載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能惑人主始為之助代宗知載姦貪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為助既不能助又何憚而不罷也至十二年發載罪誅之內援者戮外黨者逐又何難哉豈非稔載之惡俟其極而去之也殊不知稔其惡致年間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雖察載之惡而斷之不蚤遂使姦臣大害於國賢者憂憤而終惜哉

德宗

開陵陽渠城原州

論曰楊炎為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任矣及建議浚零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任固當竭才力以興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况浚渠之事嚴郢引內園種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俟農隙興功是將安衆而立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且仇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利

害必在於是爾未至於是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才力何害大權乎茲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為相者戒之

楊炎貶崖州司馬賜死

論曰楊炎懷元載私恩仇劉晏而害之此固大罪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怨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譖晏言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便以晏不利於已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此君与相俱以私心殺害勲賢仍誣其罪

用掩已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也炎懼人言之多奏道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恕以解已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勲賢之事在乃已怒炎有意誅之若下詔述已聽讒殺賢之過深自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事肆諸市朝猶可戒已失道明國常憲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擢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此豈公也為君為相逞私欲如是相欲無禍君欲不危難哉

陸贄論吐蕃疾疫退軍

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為患

此賢者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
患者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
中國彼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
厥數百人為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為關
中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
藉回紇助兵雖子將帥同收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
貨賄茲固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及以帝女下嫁僅
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亦
奔此豈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籍回紇兵力
雖得數千人來助驕橫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
多所鞭撻而死所遇剽劫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盡
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
年已入寇畿甸矣中國籍夷狄之力其患如此非特
古事為驗乃唐事實然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
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蓋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
艱危之中復行誤計爾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
謀尤多姦詐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
交通為觀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遘疾疫而退不然
陸贄所慮進兵畿郊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連兇逆
兩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庶民不得保生

賊雖耗亡我亦因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雖衰不可假夷狄明矣不幸有事惟推至誠任人以激忠義天下之大臣民之衆必能盡力於國苟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為大患也

盧杞姦邪

論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為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能辯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蓋德宗性忌盧杞性儉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祀

懼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叛德宗悟其事已遂杞矣悟其事是辯其姦邪矣既辯而復念之蓋當危難則不敢徇己之情懼臣下不盡力於平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己所為顧朝廷之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力諫其事杞復早死不然杞必再用則天下再亂矣人主性忌者宜戒之

李晟論張延賞過惡

論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史言李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初疑以為晟恃功挾怨以沮延

賞及詳其本末乃晟忠於德宗非特功挾怨也晟雖
一代元勳位崇官極常慕魏鄭公之為人思致君如
貞觀之治事有當言犯而無隱至德宗相延賞表論
其過者知延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
大用乃諭晟与之釋憾會劉元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
勸晟表薦延賞晟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
固拒主意為強臣之態也延賞既相為德宗寵待言無
不從齊映居相位雖無頭赫才業言事薦賢頗稱純直
延賞嘗与不足逐之遠即怒晟不解以諛言罷其兵
權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本嫉晟社稷大功欲用

劉元佐李抱真輩收復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
俸料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真輩不平遂亂邊任又
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員數以解謗譏
作相數月銳意報冤舉事輕脫如此固非宰相器則
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乎但德宗好姦人必
使延賞作相尚以早卒未能大害天下不然時政亂
矣或曰李晟言延賞不可大用於主誠忠矣然將帥
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乎荅曰將帥賢如晟
名德為下信服如晟者見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
矣不及晟者言之未免為強橫也

疑忌李晟

論曰李晟自偏將至節度使謀無不成戰無不勝威名忠義為衆信服天子有將帥如此固可久任也况平大亂為一代元勳仁明之德忠直之節無賢不肖知之矣天子得不久任之乎德宗既委晟西北之任吐蕃畏之收河隴制諸戎必矣遂因入寇揚言以間晟且曰召我來何不具牛酒晟尋遣將出繫授以節制大被之以晟之元勳復有是功效稍有識者可辨吐蕃之情矣張延賞懷怨於晟承間諂之德宗遂惑罷晟兵權使奉朝請蓋德宗之性疑忌之甚也若止惑延賞讒言何故貞元三年罷晟兵權是年延賞死至九年晟死其間七年吐蕃數為寇竟不任晟兵權但使奉朝請終身為豈非忌晟之甚也晟之元勳令德時無與比尚疑不任他帥窺之肯盡力乎他帥不盡力不惟邊患不弭據方頻而復為跋扈許者往有焉知天子疎忌賢臣少畏憚也聽讒忌賢其患如此後代觀之宜為深戒

宰相崔損便僻固位

論曰天子置宰相所以助治國事安社稷養生民也德宗用宰相但說奉已爾崔損歷官清要無善可稱一

姦人裴延齡薦之遂用為相居位八年畧無能效惟
遇為恭遜兼事便僻以中天子意德宗雖知衆議不
容寵之終身為是不求助國但悅奉己者明矣助國之
相非無其人德宗未嘗久用也如蕭復清潔守正才
識高遠論張鑑必禍言宦者干政識盧杞奸邪莫非
深切姜公輔博學純正好論時事奏拘賊泚幾止其
亂柳渾方直慷慨敢言憂年涼之會為戎所詐尋如
其言陸贄善文辭識事机奉天作詔使武夫感激使
懷光軍定李晟移軍致身力平賊之議凡論天下事
無不得其體要顧此數人者才能謀議咸有先覺至

忠之効誠助國之相也德宗用之不越一年俱以罷
免復加譴逐蓋忌其言直又為姦人所間也賢者既
逐小人任用故藩臣跋扈於外宦官專權於內法令
不整朝綱日紊但容然務行姑息之政以苟目前
無事殊不知宗社辱矣生民病矣萬乘之體屈矣然人
主多悅恭遜便僻之人者以其循嘿不忤於己為退
靜耳殊不知此類無才能無績效果退靜何由得至
左右也是必密為邪佞之計干進于時奸庸得志者
以其附已趋向相合引而進之矣人主悅此類何不
思國之設官自宰相至百執事皆取其稱職苟不稱

職但為恭遜便僻何補於事哉人主何不察人之本
末而用之所用者有何才力立事有何勲勞濟物有
何謀議助國有何風節著時由賢者所荐耶由權倖
所引耶以事驗之賢不肖分矣若不驗以事但曰其
人恭遜也人臣於天子豈有不恭之理但觀所為何
如苟以循嘿為恭此正不恭之大者蓋循嘿之人見
君之過不言也見事之失不救也時之安常保其寵
時之危不預其事奸人之意則曰我以不忤意得位
君失道國不治我之寵不衰何必忤意而自令失位
也庸人之意則曰我無才能君以循嘿而貴我君失
道國不治豈我能救哉姑嘿以固其寵爾此豈非不
恭之大者乎忠賢則不然見君過必言見事失必救
其意曰我之君豈下古之明王哉我贊助之必至於聖而
後已君之聖則時安而民泰我居位無媿矣若不言
其過不救其失陷君于不明則時不安而民不泰我
竊位之罪人也故盡心于國知無不為其意如是豈非
恭之大者乎人君以忤己反謂之不恭多踈棄之
此不思之甚也雖然人臣固有美節可貴者如李靖
在貞觀中任僕朝功名盛大恂、退遜似不能言李鄴在
元和中風績甚高自淮南帥召為宰相知倖臣所荐

竟辭不拜韋澳在大中間任京兆尹才望甚著宣宗
欲命判戶部澳嫉縉紳貪位敗教堅辭其任此可謂
之退靜矣若無才無功遇事恭遜何足謂之退靜此
正奸庸固寵之術爾

唐史論斷下

憲宗

李絳料魏博事勢

論曰李絳料魏博事勢請憲宗不用兵遂收其地此
真廟堂之謀與之同列者得不推其賢贊其謀以濟
國事安可異議邪河北自天寶之亂陷賊廣德初維
平之尋為強臣所據傳付其家各為子孫業至元和
中六十年矣德宗常以魏博叛逆遣將討之反致大亂
憲宗又以鎮定拒命出兵伐之卒不能平蓋三鎮相
為勢援復結河南叛臣膠固其力不可卒破也及田

季安死懷諫一稚子領軍府事李吉甫利其幼弱建
議用兵以取魏博此固常人之見殊不知三鎮相結
正為子孫計一稚子雖可取奈它鎮救援何必又如
前日伐鎮州之失策也李絳獨以先覺之明論河北
諸鎮用部將之計令均管軍馬不徧任一將故力敵
權均為變不得又當主帥威權能制死命此策在賊
中固便今魏博之勢一童子為帥不能領事必徧任
一將所任者權重衆心不服則六一年均任之計為
賊中患矣衆既起變必歸軍中一寬厚之人部將忽
起主兵權懼它鎮攻討非納疆土歸朝則存立不得

此必然之勢也絳料千里未形之事如見憲宗英明
從之不兩月魏博軍中有變如絳所料部將田興以
六州版籍請命於朝是絳之筭如神真廟堂之謀也
初吉甫請用兵討代絳料其勢堅止用兵當論未形
之事以平常之見尚可異議及田興請命事已効矣
猶請遣中使宣勞以觀其變待四日處置賴絳力爭
不已憲宗頗有英斷不待使回授田興節度之命使
諸鎮畏威知恩平定兩河自茲而始以絳之賢明忠
亮視吉甫為何人然吉甫亦忠智可稱非庸常姦回
之人也但耻智略不逮于絳故有橫議以撓其謀至

使內臣援助幾敗國事遂成姦回所為也夫宰相謀
謨係天下休戚已有不逮理當博采同列嘉謨固當
贊助若宋璟與蘓許公同相明皇璟剛正多所裁斷
蘓順其美奏對則為之助故璟得盡其才為開元賢
相蘇亦獲美名于時若絳與吉甫權德與同列絳吉
甫列于憲宗前論事形于言色其詣理者德與亦不
能為之發明故時論以循默貶之然則宰相之任能
了軍國大事此固大才上也若智謀不至能從同到
之議而贊助焉亦其次也若不能發明同列議論
循默不言斯為下矣若吉甫撓絳正論又與內臣相

結幾敗國事雖有他節可觀此一事不得不為姦回
也後之為相者切戒之

用裴度相

論曰前代以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
事不立者明斷不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
為而不可蓋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
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之臣、未
必皆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辨之不至則惑、則其事
不行雖或行之一姦人沮之則半道而止矣此明斷不
足之患也憲宗用裴度為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

矣憲宗以河北藩臣不奉朝命方有平定之志吳元濟於河南近鎮擅襲父位且放兵肆劫命將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二賊乘兇忿恣行逆計至遣其黨于都下害武衡元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日虞不測有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朕用裴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真英主之言也夫能知裴度之賢足以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凶賊竊發殺害宰相不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

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夫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恬於姑息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李鄴辭平章事

論曰李鄴辭平章舊史謂鄴雖出入顯重素不以公輔自許此記事者不能知賢人心迹也鄴初為李懷光從事不顧凶逆氣餒而奮其忠義以郎官使徐州諭叛兵禍禍使之帖息任京兆著剛嚴之名鄴之風

節如此元和初拜鳳翔節度使是鎮舊用武將有神
策行營之稱初受命必詣軍修謁鄜奏罷之其不附
宦者有素矣及鎮淮南會吐突承璀監軍承璀方貴
寵鄜亦剛嚴自處差相畏重未嘗相失承璀歸朝為
鄜憲宗用其言乃命作相鄜與承璀不相失者與天
子貴寵臣共事不可下不可慢百事及禮而已我謹
于禮彼亦不能驕彼不驕則不能挽我事矣鄜之意
止于此豈欲其薦已哉君子進用于時不可失其正
况宰相之任安可由宦者引用此所以懇辭其任正
與前不受神策行營之秘同爾若謂鄜素不以公輔

自許則凡仕者非至懦之品誰不欲至貴位大者思
行其道小者思濟其欲况鄜之賢已位方鎮何不自
許為宰相也鄜耻為宦者所薦不願宰相之貴以全
名節史官不能發明其事以戒世之姦邪早猥附权
倖以進而不知耻者乃謂鄜素不以公輔自許其不
知賢人之心迹甚矣

注意相

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此非通
論夫天下安固注意于相天下危亦宜注意于相也
相得人則將自出矣今观唐事大可驗德宗建中

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李晟輩數名
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致大變者相不
得人也所相者盧杞無公忠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
雖有石將功不克成也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
志首得杜黃裳陳安危之本啟其機斷繼得武元衡
裴珀李絳裴度謀議國事數人皆公忠至明之人故
能選任將帥平定寇亂累年叛滇之地得為王土四
方之人再見太平者相得人則所謂天下危亦當
注意于相得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建中之
間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皆劇賊非元和中劉闢李

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馬燧輩
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數叛臣也
此由賊之強弱將之用力雖易何繫于相之事焉荅
曰希烈等雖劇賊過于闢等然馬燧李抱真李晟之
將亦過于高崇文李光顏李愬之徒矣將才賊勢正
兩相等前後成功異者寔繫于相也建元中和之事
難以疏舉今舉一二顯者證之馬燧輩敗田悅于洹
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千人皆夷傷未起日
夕綏降燧等若乘勝進取獲田悅收魏博反掌間耳
時河北劇賊惟悅既平李納勢孤望風自降况朱

滔未叛芎河北既無事河南諸賊無黨援何能為哉
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朱
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杞所
為險薄專招怨讎必元公平之法故少所畏憚敢乘
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薦高崇文討劉闢崇
文固盡心國事黃裳尚慮未果成功以其所憚者制
之諭之曰若不用命當以劉潼代汝黃裳既薦名將
復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于立功也裴度請贖
戰淮西諸將聞之無不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
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皆繫于相豈不章乎然相之

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此又見憲宗之明也憲宗之
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政柄付之姦人果何如主哉
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宜鑒之

裴度罷相位

論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
功尤大惜乎以成大功遽為姦人所擠罷去相位何前
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亂鎮運連謀
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莫遏天下亂矣
憲宗既以明斷用度、得盡其才經營國事故朝政
日修國成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再

見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貞觀之治可復也
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態奸人皇甫鏞本以
聚斂進用至為宰相度極陳鏞姦惡之狀一不聽納
鏞自知公議不容益以狡計固寵會內出陳朽庫物
付度支鏞以善價賈之用給邊軍將士大怒焚其所
賜度入言之鏞于人主前引足指靴曰此乃內庫物
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真奴僕之態憲宗寵
奴僕之人不顧忠臣之奏竟以鏞言罷度相位何昏
暗如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當患難則能
用忠良稍無事則必說姦佞用忠良所以成己之事

說奸佞又以濟己之欲故前之用度其明出中智之
上懼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鏞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
事之平也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璀承璀方用事鏞以
賂結之奸計日行度不得不罷也度既罷鏞得專養
君欲自固恩勢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唯慮
年壽之不長侈樂之不極鏞進方士以長生惑之宦
官衆多日益親寵不數月為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
官遂起逆謀矣前日用賢能平天下後日寵奸不保其
身以憲宗中智以上之主功業以成威福甚盛一日
昏惑尚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逮者得不為

戒

穆宗

失河北

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庸才皆不足議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奸人皇甫鎛為相逐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止得用崔植元穎輩矣逐賢相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爾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元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

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皆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乎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裴度事耶荅曰長慶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賈受子朝憂夕懼不敢保首領鎮既懼幽自懾伏矣致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時得之耳有何施為乎亦由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獄訟稀少也况蕭俛段文昌建議銷

兵先以失策則植輦常方可知也兼不止失幽冀鎮
魏博亦為賊臣所據矣若憲宗既平天下深念安危
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于其位經制國事
以固本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勳德為輔必不至
荒僻姦邪倖臣憚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為藩鎮
悞萃相威略必不收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
既已逐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衆邪
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廢他藩臣何憚而不亂也長
慶君臣之事不足議其本由憲宗失之也
敬宗

韋處厚乞相裴度

論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
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
當昭愍即位以童年方倚大臣大臣李逢吉兇人也
欺天子幼弱大植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
賀于中書以明快意其姦兇氣燄至此在朝之人孰
敢犯之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常為衆度
因事貶官逢吉于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忤臣之威
稱其所怨復不念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
乃兇狂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雖嘗逐我未

知我耳河北之亂非度不能平定當天子憂憤之時
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臣也安得以有隙
而不言其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
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為身謀主明則深辨事理
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宰相才業名德重于天
下也

昭愍遇害

論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性不無童心然能
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奸黨知裴度大賢而召之
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役得李德裕奏令罷進

繚綾聽裴度陳論止東都巡幸復數視朝勤于聽政
以此觀之本非荒暗之王若忠賢久于輔道亦庶幾漢
昭之比也但為內臣惑亂極其荒僻而崩原其事迹
不止昭愍之遇乃近臣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緣內
臣仇士良致仕戒其黨曰今日為諸君言久遠計天
子莫教閑則讀書讀書則近文臣重文臣則廣納
規諫減玩好省游幸如此則吾輩恩澤漸薄權力不
重諸君常以毬獵声乐惑亂之游幸之所極奢侈
奇伎使一處盛于一處如此則不暇讀書不親萬机
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永無踈間觀士良之言則內臣

奸巧惑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夫功業之君在位歲久如憲宗者不能免內臣之惑况冲年之君即位之初乎雖忠賢輔導于外間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接對所吉者多逆意之事奸巧內臣穷日夜惑亂所言者多狗欲之事在冲年之君中人之性何理勝之哉既惑亂之又慮冲年之性喜怒無定或貴罰之禍及乃行弒逆之謀凡七年之間弒逆再矣後之人主得不凜：乎

文宗

貶杜元穎

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勳員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為宰相時議詞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聲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於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畧無能效著聞於時已負國矣及出鎮于蜀遇昭愍冲年即位首進罽毼打毬衣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玩好之具貢奉相繼用圖恩寵以至纖息撻歛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于此人臣已為將相矣若守正獲寵此固至榮然于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為主所踈矣已必無過亦不為辱至于名位

亦未必失何乃遇人君冲年專道侈欲以圖恩寵恩寵果深欲何為哉如李德裕在浙西昭愍凡有宣索再三論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為意不奉君之侈欲也現德裕之賢視元穎為何人蓋元穎窺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即位多縱侈樂厚織人二長君尚若此昭愍童年尤當奢逸遂專以侈靡奉之殊不知窺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禍變起矣使元穎不誅歛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三事苟不登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失尚書僕射之位及以圖寵之故專務誅剝以取衆怨蠻賊乘隙大害一方坐是貶死遐

裔後之為將相者可不戒哉

辯朋黨

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為患如是誠不可不防然在辯之精爾辯之不精君子為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殺並進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為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銳意以進誠其古直其道

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
于已取疑似之跡諛之于君矣君子被讒又耻自辨
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
巧其言曲其意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勝于人
便于已險薄邪佞皆可為所以常勝于君子也君子
小人情狀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
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
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為情所惑則
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
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有黨而
不能辨其情之輕重貞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
相黨常獨奏云此等相与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
請知但未及爾太宗謂瑀曰為人君者須駕馭英才
堆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於此時房喬輩同心
國事知無不為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
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
免責不惟不免其責且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
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
裴度崔群同相度以勳德君以仁賢為天下瞻望及
皇甫鑄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為非

度羣累言鑄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朋黨寵鑄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謂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与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視鑄之邪党如鳶皇之与蚊虻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盖方務邪樂惡忠而喜佞也現初用度羣之意非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所謂君雖明為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黨辨君子之不党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党明報讎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冲幼略無

所憚類常處厚不顧凶險氣猷言度之大賢雲神之非辜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憫紳貶逐然不能誅逢吉之姦党此所謂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党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党大惡之然現二李之過似均而情之輕重則異矣宗閔輩在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閔憾焉後宗閔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与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及其相与者故交怨不解其過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事忠直有補于時所歷方鎮大著政効又裴度常薦

之作相為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劔南雖因監軍王
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呂之歸朝遂命作相本由功
名用也及秉政羣邪不悅竟為姦人李訓鄭注所譖
引宗閔代之宗閔未相絕無功效著聞任侍郎日結
女孝士宋右憲知樞密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
其出鎮也又由訓注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
矣又德裕所祿者多才德之人幾于不党但剛強之
性好勝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
累然此宗閔之姦則情輕也文宗但以其各有党嫉
之不能辨其輕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聽訓注所譖
朝之善士多目為二李党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
雖察其朋党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
為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為人君者當戒之昭愍
之弱為人君者當勉之文宗之明不足為人君者當
深思之深思之術尤在盡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某
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党
有何狀言者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當詰之
曰所欺者何事若陳所欺之事害于國病于人圖于
利其狀明白此朋党無疑大之罪之小則踈之宜矣
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以朋党

大則罪之小則踈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陳似是之狀未甚明白君當審其人与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仇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于國何人才行有稱于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与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豈有朋黨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荅曰在明与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与公安得两盡也曰不聽左右偏言則明矣不以說意親之不以忤意踈之則明矣

制内臣

論曰内臣贈官非古典也然于此見旌善之事焉内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招權著名者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揚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林甫等既致時乱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橫既極盜殺之于家矣肅宗寵魚朝恩始命為观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既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奸險擅權大為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鎮兵赴援將帥懼元振

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
德宗寵實文場霍仙鳴命為神策中尉織人裴均輩
附之往：外取方鎮內取要官文場仙鳴輩推任既
盛內臣亦嫉之仙鳴被毒以死文場甚懼堅乞致仕
僅免於禍憲宗寵吐突承璀至委鎮州征討之任卒
無功效尋以其党衲賄事所連出為淮南監軍後復
寵任以妄議太子為謗宗誅死文宗寵王守澄奸惡
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以後內臣以罪誅死與貶者
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以权力著名于時此內臣
之尤盛者然三誅死二貶死一為盜殺一毒死文場
禍至而避亦奸名不朽以此觀之內臣取恩既盛鮮
有不罹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為以至過惡
之甚也准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
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之
名及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在中
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屬又
有保衛昭愍之功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年卒贈
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獲令名死有光寵為善之
効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力士存亮等善惡之効示
之無使叔寵之過不惟不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鄭覃言開成政事

論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
不好頗得其實揚嗣復不顧事理但謂覃訊已要君
求退意不容覃至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奸人計也開
成初覃与李石同相贊文宗為治論議勤切文宗勵
精亦甚聽納如內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勅長吏奉
行不違恩及天下紫宸與宰相及諸司官論事各舉
職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駁之益不令外任湖南
進羨餘錢令收貯以備水旱徐州稅色害人悉使除
罷王彥威進度支錢羨餘物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

黜授衛尉卿嘉李石剛直之議沮內臣仇士良威勢
不使撓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也至三年仇士良遣
盜刺石文宗罷石政事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
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奏事各挾所見
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
尚書等論朝廷事文宗取後官之言議廢皇太子雖
宰輔及憲官等論執得以不廢然太子尋薨于太陽
院仇士良用軍中誣謗之事枉害五十餘家此三年
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豈非得實嗣復
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黨遂乘此指為瑕釁盡

力排之覃与嗣復同相况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一
年不及一年亦自言其過嗣復不共謀國事求其失
而更之但快憤心以覃言為過及罷覃獨當國政又
何所施為哉不踰年討敗盖自取之也

不能制内臣

論曰文宗在位十五年好節儉尚仁惠納爭諫重儒
衍時与大臣論國事勤懇以致太平為志茲可
謂仁愛之主然資性優柔乏明斷之才求治雖切卒
成孱弱之態足見人君之体明斷為大也若乏明斷
雖勤政無過亦不免於孱弱矣文宗自即位惡内臣

暴橫有除去之意又以其党方盛不能公然處之遂
密諭學士宋申錫與外廷謀之乃命申錫作相是重
其权任使之立事也申錫方有謀王守澄窺之使本
軍校誣申錫罪文宗不思倚任申錫本意至与大臣
等久議不辨諫官懇論其事震怒斥之竟不出告者
付外廷勘鞠雖賴衆議稍辨其状申錫竟不免貶逐
當時君出告者付外廷推宥守澄雖巨惡詭迹顯露
其党曷敢附之况馮存亮輩本不与之同心去之何
難既去守澄其党見天子明断如此安敢復驕橫也
此机既失仇士良權力日盛士良嫉宰相李石剛正

遣盜圖之幾於致害中外皆知士良所為文宗若法
憲宗用裴度意益厚石且推變起之端正士良典刑
其党見天子明斷如此安敢出死力救之自取刑戮
二事俱失內臣氣勢愈盛天子垂涕而不能制矣後
之人君切鑒之

武宗

殺陳王安王

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瑛等不惟禍狠之
過乃不忍呂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即位晚節無
子以陳王昭愍之子立為儲貳李瑛之議得其正矣

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矯詔立武宗武宗文宗之弟于
次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陳王李瑛何罪乃聽
士良之譖乘禍狠之性也已殺陳王矣又欲殺瑛雖
輔相懇救其事然竟逐之是使大臣當立儲貳之際不
得正議也正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當國嗣之議
不敢忠言矣臣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年而大
賢可無他慮若切而未有賢名或無子孰敢王議其
立者大臣不敢正議國嗣何時而定爭奪患起何所
不至豈非呂後代之亂耶如嗣復立安王之議乃為
不正然必事狀明白中外所知乃可罪之以戒後之

扶私而議國事者如事狀曖昧寧知非譖又安可罪哉

李德裕讓太尉

論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朝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任然為邪佞所排不克就功業及相武宗英主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侵軼乃授劉沔石雄成筭使之平蕩得中國大體上黨拒命舉朝懼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遣使魏鎮先破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魏帥遷延其役使王宰領帥直趨磁州據魏之右魏帥惧

全軍以出又以王宰少有願望令劉沔領軍直抵萬善示代宰之勢宰即時進兵太原之亂楊弁結中使張皇其事德裕折中使奸言使王逢將陳訐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於外者懼客軍攻城并屠其家徑歸擒弁盡誅叛卒此皆獨任其策不与諸將同謀大得制御將帥用兵必勝之術上党既平太尉之命賞其功也德裕懇辭而後受者惧位高而禍至爾既知其禍何不益修仁德以保功名反益剛強之性取怨于人竟為奸邪所陷是知禍而不知避也夫得位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保其功名名人之所易也立功

名非天賦大才不能保功名平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難者不能其易者惜哉

不能駕馭李德裕

論曰人居于大臣得委任之道又得駕馭之術則大臣得盡心于事以成勲業而推公于人不致竊威福矣二者一不可夫惟太宗得之貞觀中陳思合上技士論意間房杜則立行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朋黨則折其妄言竟黜于外可謂能委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必命諫官御史三官隨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過或書其非李靖以老疾家居欲復使為將一言于朝

靖已起而統兵可謂能駕馭矣使大臣各成功名不敢驕橫其道其術如此武宗用李德裕頗得委任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雄毅觀前朝法令不行紀綱衰替將大振威令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裕謀畧動合其意故專任之委任既專故勢自重天子始不悅之則怒者得窺其隙而攻之矣彼勢已重而怨者攻之肯帖乎必至于禍而後已嗚呼武宗英主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尚致太專之弊中常之主不知人而任之又不能駕馭為害大矣或曰既稱

英主賢相何待駕馭而無過荅曰君臣之性皆雄毅則銳于行爭而或不思則喜怒有時而過行事不無不平武宗自未免此累安能察德裕之情德裕于牛僧孺李宗閔輦相怨之久人所知平上党之際奏逐僧孺董明恃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嘗位宰輔矣德裕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遠郡刺史亦不目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有異是舉其職乃不復驗而黜之柳公叔方以才望為集賢李士無故罷職是一狗德裕之意矣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禮可矣何得一狗其意耶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自當從事或不明豈得不詢驗其狀若不然當有所制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駕馭之術荅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悅之而不察其過不以違意怒之而不知其賢人君用大臣乎其心如是則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庶幾矣

宣宗

貶李德裕

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為武宗經綸夷夏屢成大功振

舉法令致朝廷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為武宗所禮蓄怨已深德裕是用事大賢自不容矣况德裕性剛少恕不忘怨讎与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数年略無悛意宗閔固奸人常任宰輔為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際誣其罪而流竄牛僧孺雖宗閔党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王涯賈餗之衬本仇士良誣謗中外所知德裕于二人不聞有隙但怨李訓陷已而忿及涯餗子孫避衬于上党者已為乱兵所害又為勅書實涯餗之罪言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夫宗閔已逐涯餗子孫已戮尚聲其罪

以快忿心則在朝之人常有不足者得不惧乎不惟才足者惧凡有勢位一朝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矣盖大賢至公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六任我亦能施為或德裕專权不容我之施設但彼之謀國無失足矣何須功效出于我哉此所以無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于德裕雖無隙意然德裕用不便于已故乘人主有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隙者尚爾常不足者可知矣

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厚宗室禮重宰相至于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讀大臣奏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体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礼事之反致暴崩為世所駭李德裕有濟時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紊時政至懿宗朝諫臣疏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于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粗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于時何所經畫哉至寵次子不

定儲位裴休奏請乃曰若立太子便是開人此尤昧人君大体也卒至內臣爭立嗣君幾至于亂是宣宗區區為善止于小節耳

懿宗

令狐綯縱賊

論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救則力救之况帥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未敢為暴部將察其必敗之勢討之甚易不討必致村亂綯乃曰長淮以南他不為暴聽其過去餘非吾事也豈大臣憂國之意真庸人苟且之見耳尋致大亂屠害

十數郡生靈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絢之罪不容誅矣絢為武宗寵侍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如此其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為太子太保罰典如是何以戒大臣奸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之去也

用韋保衡路巖相

論曰唐自天寶而下巨盜繼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定亂加以元和會昌英主賢臣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大勢不衰懿宗居位固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于前世天下日以多事矣兵亂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民力困弊于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

可救時之患懿宗乃用韋保衡路巖作相納賄樹私大紊時政刑殺無辜其派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衡與巖乘芬陷人恣行貶逐二亮為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教泰然自安故國政多僻而時事不理賢才既逐而忠諫無聞士民困弊德澤不及于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僖宗

鄭畋罷相

論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位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難維宰相王鐸崔彥昭有一時名望

亦非雄傑之才不能力正時事及鄭畋當政謀議要切多中事机但同列盧攜奸庸不忠与内臣田令孜相结沮畋之言不克施用夫巢賊本負販之民非禄山輩但因飢年驅細民劫財物資朝夕之用耳何至成大乱由朝廷哀微邪臣誤計任高駢宋威輩皆奸險無節争功忌能玩寇久叔养成賦勢賊勢既盛駢以重兵居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頼畋作帥于岐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勸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既蹙雁門兵至得以平之况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勢而西非畋遏其銳危乱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去鎮不親平賊其功則由畋也僖宗賞畋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令致亮橫怒畋公正与奸党誣譖罷之僖宗孱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國祚必至于亡也

李克用討朱全忠

論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為功臣之首雖麤猛之人朝廷恩賞至厚夙性豪雄不無感激可一時倚頼矣全忠出于巢党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受同華節帥不因立功朝廷又与宣武大鎮克用追賊還

遇其地全忠邀之軍府密謀殺害克用既免不舉兵
報怨奏討共得人臣之体以降賊害功臣是賊心不
悛况帥宣武未久兇勢未張本無功名可以贖罪討
之正得事宜若乘克用兵鋒詔近鎮助之破全忠必
矣兇賊既除使克用感恩可以倚賴諸鎮觀之亦未
必敢為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橫流也僖宗懦弱輔
相庸暗宦官暴橫一無經遠之謀失此机便卒致諸
鎮交乱巨盜肆逆三百年宗社喪于盜手噫

昭宗

朱全忠篡逆

論曰昭宗即位世已亂矣雖尊礼大臣博求賢傑志
欲興復而大臣竭忠者社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
與方鎮相結方鎮籍大臣為授大臣欲固权位亦結
藩鎮為重孔緯有一時名望尚与朱全忠交通崔昭
緯鞏固宜交邠岐矣内外將相不忠天下大勢橫流
以至于此昭宗欲何施為乎加之輕信易動之而無
謀何以制服諸鎮賊臣也然賊臣之心亦可以恩信
結一時之可倚者莫如太原太原有平賊大功爵賞
已厚但為全忠所圖蓄忿不解昭宗若加之恩意虜
性勁直感恩必深太原順則河東近輔魏鎮舊帥豈

有不順之勢數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營于內復引
同心之賢輔助時政宦官暴橫者去之奸人害政者
逐之朝廷漸治國威可漸振矣奈何不能用讓能之
言聽張濬孔緯之計許全忠舉兵致太原拒命太原
跋扈賊臣得以脅制朝廷讓能知勢不可為但以死
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鎮交亂車駕不能寧處復
白亮逆之人久為輔相与巨盜畫篡逆之計乃亡唐
祚哀哉

唐史論斷卷下終

魯南豐所作行狀節文
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持及与人言反覆
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窺其際而退視其
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忘也所著唐史記
七十五篇以謂己之所學治亂得失之說具于此可以
現公之志也公歿有詔求其書

魯南豐經進隆平集節文

孫甫字之輪許州人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
登進士第杜衍在樞密府荐之除秘閣校理累擢天章
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侍講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

六者唐史書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
治亂若身履其間聞者釋然

曾南豐寄之輪古詩一首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
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瀉崑崙渠
誰為胸中幹太極元氣浩隨春舒昔來諫官對天子
何穢不欲親芟鋤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並海飄長裾
源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太虛親如國忠眼不顧
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紀褒貶筆進用祇調敷倉儲
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護日月金華居萬世深根固社稷

百卉舊叟休田廬素識孤生愛茅屋久將老母求山祖
秋歸願事九江獲夜出未幾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踈塵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諫議孫公以淵源之學忠說之論被遇

昭陵遂擢寘諫苑嘗稱唐太宗規模法制有三代王者
之風故平生多喜言唐事每嘆舊史猥雜不足以垂戒
後世乃倣春秋編年法修成唐史記七十五卷其間善
惡昭然可為龜鑑者因著論以明之篇目凡九十有二
皆君相之事業臺諫之紀綱非徒為是區區空言也其
史記全書自公歿取留

禁中世所可得而見者論斷而已予家藏是本久矣竭
來掌教延平會

朝廷寬鏤書之禁應

本朝名士文集有益于學者皆許流傳乃出此書与孝
錄鄭待聘考舊史重加審訂鋟木類于官以與孝者
共焉因念自古賢人君子著書立言盖將以明道言之
所傳道之所以明也是書成于嘉祐之初迄今百有餘
歲而後顯豈其傳若有所待耶乃若公進退出處之大
概見于涑水廬凌南豐東坡四先生之論述可以表信
於世茲不復叙云紹興丁丑十月既望新安張敦頤書

南劍州州學

准 轉運衙牒據本學申檢准

紹興令諸司私雕印文書先納所屬申

轉運司選官詳定有益學者聽印行今搜求到孫諫
議唐史論断九十二首校正了畢欲將本縣學書庫
錢雕行申乞依

條委官詳定當司除已牒南劍州通判王朝奉詳定
外牒本學照會續准

轉運衙牒據詳定官申尋將前件文字逐一詳定实
有益於孝者牒本學照會施行今鏤板印行者

紹興二十七年十一月日

學錄 劉光

學錄 鄭待聘

學錄 鍾世英

校勘官左奉議郎充南劍州學教授張敦頤

詳定官左朝奉郎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筠

左朝散郎添差通判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王以詠

右朝奉郎知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 許 興古

司馬溫公題跋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

後啟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患他財貨盡棄

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

其在江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

取修之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俱行既行後

金陵大大及轉運解舍弟之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

島上公在宣州問之亟還入門問曰唐史在乎察對曰

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及成亦未嘗示人

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魏徵姚崇宋璟

論以予之况他人固不得而見也元豐二載察自陽翟
來洛陽以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于此書

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
大悞此書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光昔聞公有是
書固願見而末之得之驚喜曰子貺我兼金不如碩
無以為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日或廣布于
天下使公之德業煒燁于千古庶幾亦足以少振乎時
冬至後五日涑水司馬光書

歐陽文忠公所作墓誌節文

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
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身履其間而聽者恍然如目
見故學者以謂晚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
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卒于家公既卒詔
取其書藏秘府

蘇東坡答李方叔書節文

錄示孫之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為
人至論褚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
敗緣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

所不及議論英發暗与人意合者甚多
又讀歐陽文忠公志文司馬君實跋尾益復慨然足下
欲僕別書此文八石以為之翰不朽之亂何也之翰所
立于世者如此雖無歐陽公文可也而况欲託字畫之
工以求信于後世不已陋乎

準嘗見此書於周南仲家乃蜀本也後徧求之而未得
至此見友人劉和甫有此書欲求得之乃云此書舊鈔
板于其家塾因鬱攸之變不復存矣慨嘆久之校正其
本鈔板于東陽倅廳之發檜堂以廣其傳端平乙未郡

丞黃

準

命工鈔

板



端平乙未郡丞黃準命工鈔板

